

現代文學名著

胡適文選



新大書局發行

胡適文選

新
京
大
陸
書
局
發
行

康德九年八月十五日再版印刷
康德九年八月二十日再版發行

翻印必究

胡適文選

(全一册)定價國幣二圓五角
外埠加掛號送料壹角六分

編 輯 人 新 京 北 大 街 二 二 一 一

發 行 人 新 京 北 大 街 二 二 一 一

印 刷 人 奉 天 市 大 和 區 隔 田 町 十 二

印 刷 所 奉 天 市 大 和 區 隔 田 町 十 二

發 行 所 新 京 北 大 街 二 二 一 一
大 陸 書 局

代 售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局

例言

一、胡適之先生是提倡新文學的人，他的文章，大家都已知道，用不着我們費詞稱贊。可是我們要想讀他的文章，現在竟沒有這種出版物，這豈不是一種憾事嗎？爲彌補這種缺憾，所以纔編輯這部書。

二、這部書所選的文章，都是論文學的文章，只有一小部分是傳記文和小說等，這些文章都是愛好文學的人所最愛讀的，中學以上的學生及小學教師作爲參考，我相信亦是非常的有益，既可練習作文，又能得着許多知識，真是一舉兩得的事。

三、這部書的排印，雖然細心校對，但是錯誤地方，恐怕仍不能免，還得請讀者指正。

胡適文選目次

審陳獨秀		一
文學改良獨議		一
寄陳獨秀		元
附錄 答書		三
歷史的文學觀念論		三
再寄陳獨秀答錢玄同		三
答錢玄同書		三
建設的文學革命論		三
論文學改革的進行程序		三
(1) 原書		三
(2) 答書		三

答汪懋祖		壹
答朱經農		
(1) 原書		卷
(2) 答書		三
答任叔永		
(1) 原書		七
(2) 答書		八
跋朱我農來信		九
致藍志先書		九
答藍志先書		壹
論句讀符號(答「慕樓」書)		九
答黃覺僧君折衷的文學革新論		一〇
附頒行新式標點符號議案(修正案)		一〇
論短篇小說		一三

追答李瀛鐘君		一五
讀沈尹默的舊詩詞		一四
談新詩		一四
嘗試集自序		一四
嘗試集再版自序		一五
什麼是文學（答錢玄同）		一〇一
中學國文的教授		一〇五
許怡蓀傳		二二四
先母行述（1873—1918）		二二五
一個問題（小說）		二二一
終身大事（遊戲的喜劇）		二二一

胡適文選

寄陳獨秀

獨秀先生足下：

二月三日，曾有一書奉寄，附所譯『決闘』一稿，想已達覽。久未見『青年』，不知尙繼續出版否？今日偶繙閱舊寄之貴報，重讀足下所論文學變遷之說，頗有鄙見，欲就大雅質正之。足下之言曰：『吾國文藝猶在古典主義理想主義時代，今後當趨向寫實主義。』此言是也。然貴報三號登某君長律一首，附有記者按語，推爲『希世之音。』又曰：『子雲相如而後，僅見斯篇：雖工部亦祇有此工力無此佳麗。……吾國人偉大精神，猶未喪失也歟？於此徵之。』細檢某君此詩，至少凡用古典套語一百事。……中如『溫腸延犀燼』，（此句若無誤字，卽爲不通）劉招杏桂英，『不堪追素孔，祇是怯黔羣，』（下句更不通）『義皆攀尾柱，泣爲下蘇杭，』『陳氣象湖海，鄭談必稗瀛，』在律詩中，

皆爲下下之句。又如「下催桑海變，西接杞天傾，」上句用典已不當，下句本言高與天接之意，而用杞人憂天墜一典，不但不切，在文法上亦不通也。至於「阮籍曾埋照，長沮亦耦耕，」則更不通矣。夫論語記長沮，桀溺同耕，故曰「耦耕。」今一人豈可謂之「耦」耶？此種詩在排律中，但可稱下稍讀元白柳劉（禹錫）之長律者，皆將謂貴報案語之爲厚誣工部而過譽某君也。適所以不能已於言者，正以足下論文學已知古典主義之當廢，而獨嘖嘖稱舉此古典主義之詩，竊謂足下難免自相矛盾之諍矣。

適嘗謂凡人用典或用陳套語者，大抵皆因自己無才力，不能自鑄新辭，故用古典套語，轉一灣子含糊過去，其避難趨易，最可鄙薄！在古大家集中，其最可傳之作，皆其最不用典者也。老杜「北征」何等工力！然全篇不用一典。（其「不聞殷周衰，中自誅褒姒」二語乃比擬非用典也。）其「石壕」「羌村」諸詩亦然。韓退之詩亦不用典。白香山「琵琶行」全篇不用一典。「長恨歌」更長矣，僅用「傾國」「小玉」「雙成」三典而已。律詩之佳者，亦不用典。堂皇莫如「雲移雉尾開宮扇，日映龍鱗識聖顏。」宛轉莫如「豈謂盡煩回紇馬，綽然遠救朔方兵。」纖麗莫如「夢爲遠別啼難喚，書被僂成墨未濃。」悲壯莫如「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然其好處，豈在用典哉？（又如老杜「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一首，更可玩味。）總之，以用典見長之詩，決無可傳之價值。雖工亦不值。

錢，況其不工，但求押韻者乎？

——嘗謂今日文學之腐敗極矣：其下焉者，能押韻而已矣。稍進，如南社諸人，夸而無資，濫而不精，浮夸淫瑣，幾無足稱者。（南社中間亦有佳作。此所譏評，就其大概言之耳。）更進，如樊樊山、陳伯嚴、鄭蘇盦之流，視南社爲高矣，然其詩皆規摹古人，以能神似某人某人爲至高目的，極其所至，亦不過爲文學界添幾件寶鼎耳，文學云乎哉！

綜觀文學墮落之因，蓋可以「文勝質」一語包之。文勝質者，有形式而無精神，貌似而神虧之謂也。欲救此文勝質之弊，當注重言中之意，文中之質，軀殼內之精神。古人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應之曰：若言之無物，又何用文爲乎？

年來思慮觀察所得，以爲今日欲言文學革命，須從八事入手，八事者何？

一曰，不用典。

二曰，不用陳套語。

三曰，不講對仗。（文當廢駢，詩當廢律。）

四曰，不避俗字俗語。（不嫌以白話作詩詞。）

五曰，須講求文法之結構。

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

六曰，不作無病之呻吟。

七曰，不摹倣古人，語語須有個我在。

八曰，須言之有物。

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

此八事略具要領而已。其詳細節目，非一書所能盡，當俟諸他日再爲足下詳言之。

以上所言，或有過激之處，然心所謂是，不敢不言。倘蒙揭之貴報，或可供當世人士之討論。此一間題關係甚大，當有直言不諱之討論，始可定是非。適以足下洞曉世界文學之趨勢，又有文學改革之宏願，故敢貢其一得之愚。伏乞恕其狂妄而賜以論斷，則幸甚矣。匆匆不盡欲言。即祝撰安。

胡適白。民國五年十月。（選自新青年）

文學改良芻議

今之談文學改良者衆矣，記者末學不文，何足以言此？然年來頗於此事再四研思，輔以友朋辯論其結果所得，頗不無討論之價值。因綜括所懷見解，列爲八事，分別言之，以與當世之留意文學改良者一研究之。

吾以爲今日而言文學改良，須從八事入手。八事者何？

一曰，須言之有物。

二曰，不摹倣古人。

三曰，須講求文法。

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

五曰，務去爛調套語。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講對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語。

一。〇。〇。〇。〇。
一曰須言之有物

吾國近世文學之大病，在於言之無物。今人徒知「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而不知言之無物，又何用文爲乎？吾所謂「物」，非古人所謂「文以載道」之說也。吾所謂「物」，約有二事：

(一) 情感。詩序曰：「情動於中而形諸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吾所謂情感也。情感者，文學之靈魂文學而無情感，如人之無魂。木偶而已，行尸走肉而已。(今人所謂「美感」者，亦情感之一也。)

(二) 思想。吾所謂「思想」，蓋兼見地，識力，理想，三者而言之。思想不必皆賴文學而傳，而文學以有思想而益貴，思想亦以有文學的價值而益貴也，此莊周之文，淵明老杜之詩，稼軒之詞，施耐庵之小說，所以發絕千古也。思想之在文學，猶腦筋之在人身。人不能思想，則雖面目姣好，雖能笑啼感覺，亦何足取哉？文學亦猶是耳。

文學無此二物，便如無靈魂無腦筋之美人，雖有穠麗富厚之外觀，抑亦末矣。近世文人沾沾於聲調字句之間，既無高遠之思想，又無真摯之情感，文學之衰微，此其大因矣。此文勝之害，所謂言之

無物者是也。欲救此弊，宜以質救之。質者何？情與思二者而已。

二曰不摹倣古人。

文學者，隨時代而變遷者也。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周秦有周秦之文學，漢魏有漢魏之文學，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學。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進化之公理也。卽以文論，有尙書之文，有先秦諸子之文，有司馬遷班固之文，有韓柳歐蘇之文，有語錄之文，有施耐菴曹雪芹之文，此文之進化也。試更以韻言之：擊壤歌，五子之歌，一時期也；三百篇之詩，一時期也；屈原荀卿之騷賦，又一時期也；蘇李以下，至於魏晉，又一時期也；江左之詩流爲排比，至唐而律詩大成，此又一時期也；老杜香山之寫實體諸詩（如杜之石壕吏，羌村，白之新樂府）又一時期也；詩至唐而極盛，自此以後，詞曲代興，唐五代及宋初之小令，此詞之一時代也；蘇柳（永）辛姜之詞，又一時代也，至於元之雜劇傳奇，則又一時代矣；凡此諸時代，各因時勢風會而變，各有其特長，吾輩以歷史進化之眼光觀之，決不可謂古人之文學皆勝於今人也。左氏史公之文奇矣，然施耐菴之水滸傳視左傳，史記，何多讓焉，三都兩京之賦富矣，然以視唐詩，宋詞，則糟粕耳。此可見文學因時進化，不能自止。唐人不當作南周之詩，宋人不當作相如子雲之賦，——卽令作之，亦必不工。逆天背時，違進化之跡，故不能工也。

既明文學進化之理，然後可言吾所謂「不摹倣古人」之說。今日之中國，當造今日之文學，不必摹倣唐宋，亦不必摹倣周秦也。前見國會開幕詞，有云：「於鑠國會，遡晦時休。」此在今日而欲爲三代以上之文之一證也。更觀今之「文學大家」，文則下規姚合，上師韓愈；更上則取法秦漢魏晉以爲六朝以下無文學可言。此皆百步與五十步之別而已，而皆爲文學下乘。即令神似古人，亦不過爲博物院中添幾許「逼真寶鼎」而已，文學云乎哉！昨見陳伯嚴先生一詩云：

濤園鈔杜句，半歲禿千毫。所得都成淚，相逼問秦刀。萬靈嗟不下，此老仰彌高。胸腹同滋味，徐看薄命騷。

此大足代表今日「第一流詩人」摹倣古人之心理也。其病根所在，在於以「半歲禿千毫」之工夫作古人的鈔胥奴婢，故有「此老仰彌高」之歎。若能洒脫此種奴性，不作古人的詩，而惟作我自己的詩，則決不致如此失敗矣。

吾每謂今日之文學，其足與世界「第一流」文學比較而無愧色者，獨有白話小說（我佛山人，南亭亭長，洪都百鍊生，三人而已。）一項。此無他故，以此種小說皆不事摹倣古人。（三人皆得力於儒林外史，水滸，石頭記，然非摹倣之作也。）而惟實寫今日社會之情狀，故能成真正文學。其他學這個，學那個之詩古文家，皆無文學之價值也。今之有志文學者，宜知所從事矣。

三。須講文法。

今之作文作詩者，每不講求文法之結構。其例至繁，不便舉之，尤以作駢文律詩者爲尤甚。夫不講文法，是謂『不通。』此理至明，無待詳論。

四。不作無病之呻吟。

此殊未易言也。今之少年往往作悲觀，其取別號則曰『寒灰』，『無生』，『死灰』，其作爲詩文，則對落日而思暮年，對秋風而思零落，春來則惟恐其速去，花發又惟懼其早謝：此亡國之哀音也。老年人爲之猶不可，況少年乎？其流弊所至，遂養成一種暮氣，不思奮發有爲，服勞報國，但知發牢騷之音，感喟之文：作者將以促其壽年，讀者將亦短其志氣：此吾所謂無病之呻吟也。國之多患，吾豈不知之？然病國危時，豈痛哭流涕所能收效乎？吾惟願今之文學家作費舒特 (Fichte) 作瑪志尼 (Mazzini) 而不願其爲賈生，王粲，屈原，謝皋羽也。其不能爲賈生，王粲，屈原，謝皋羽，而徒爲婦人醇酒喪氣失意之詩文者，尤卑卑不足道矣！

五。務去爛調套語。

今之學者，胸中記得幾個文學的套語，便稱詩人。其所爲詩文，處處是陳言爛調，『蹉跎』，『身世』，『零落』，『飄零』，『歸沙』，『寒窗』，『斜陽』，『芳草』，『春閨』，『愁魂』，『歸夢』，『鵲』

啼』，『孤影』，『雁字』，『玉樓』，『錦字』，『殘更』，……之類，疊疊不絕，最可憎厭。其流弊所至，遂令國中生出許多似是而非，貌似而實非之詩文。今試舉吾友胡先驥先生一詞以證之：

『熒熒夜燈如豆，映幢幢孤形，凌亂無據，翡翠衾寒，鴛鴦瓦冷，禁得秋宵幾度？』

么絃漫語，早丁字簾前，繁霜飛舞。裊裊餘音，片時猶繞柱。』

此詞驟觀之，覺字字句句皆詞也，其實僅一大堆陳套語耳。『翡翠衾』，『鴛鴦瓦』用之白香山長恨歌則可，以其所言乃帝王之衾之瓦也。『丁字簾』，『么絃』，皆套語也。此詞在美國所作，其夜燈決不『熒熒如豆』，其居室尤無『柱』可繞也。至於『繁霜飛舞』，則更不成話矣，誰曾見繁霜之『飛舞』耶？

吾所謂務去爛調套語者，別無他法，惟在人人以其耳目所親見親聞所親身閱歷之事物，一一自己鑄詞以形容描寫之，但求其不失真，但求能達其狀物寫意之目的，即是工夫。其用爛調套語者，皆懶惰不肯自己鑄詞狀物者也。

六。六。六。不用典。

吾所主張八事之中，惟此一條最受朋友攻擊，蓋以此條最易誤會也。吾友江亢虎君來書曰：『所謂典者，亦有廣狹二義。』訂賴祭，古人早懸爲厲禁；若並成語故事而屏之，則非惟